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方麓集卷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魏高儼

方麓集卷四

明 王樵 撰

序

送王邑侯序

邑于江之南稱地僻而俗淳者曰宜興金壇宜興重山複湖其水渟演其田美千畝竹千樹茗山居千章之材其富皆可以擬封君十家之墟有藏粟蓄緡之室無飛

鷹走犬彎強用長帶劔之民金壇襟洮滆而宸句曲附山之民梯山而田竭泉而灌山水時涌則潰畝泛樂南出不十里即萑葦之鄉圍土如槃盂而稼其中以與水爭尺寸之地不勝則鞠為洪波而百石之舟揚颿而出其上其無水旱憂而號為上地者不過十之二三而已以故金壇為儉縣無物產之饒末業貿遷之利區區以土為命豐年猶不足以補敗大抵然也西蜀王侯知民之艱順俗之慤治以清儉民以寧壹水陸置郵舊供以

民勢陵其弱猾侮其愚横需立辦適當者破㑦曰是不可計糧輸金而代之以官乎國初制額名田七而王田三田之有公私猶户之有軍民不可亂也均税之議誠見王田之困也而名田有勸征矣有馬匒矣有絲直矣有夫征矣有驛傳矣歲五徵焉不為不繁矣而合軍興急鈌之所加泒又不止於五也困視王田等耳不登之土本税猶艱而况加乎㑦曰是不可審議而從衆以衆為公以行而無後言為允乎役十年而編例也税比年

而割時也宿蠹先期而飛詭纎寒倂應而重累侯曰是不可通之以一而均節其力乎徃役者庶人之義吾邑里百三十有六在市曰坊坊六而其甲六十其義宜均而近有偏重侯曰是不可均班以田畨上以月使無獨優之里獨疉之家乎侯之政宜民而民之頌侯政其大略如是乃隆慶壬申六月侯擢司冦邑佐常君黃君造予請有志焉予曰是固邦人之心也敬述其得諸邦人之恊論者如此云

送楊學訓序

太行西來扆幽薊而東其北崇岡千疊以限華夷南向數千里平川如掌常山諸郡譬則京師之前庭也其被於向明之化也尤切而漸於文教也尤深嘗謂太行洪河之間鍾其深厚之氣者為器與材皆淳龎易直以篤於義之所自得而其教已成之後歷千百年而不變魏之風儉魏舜禹之故都也儉何足以言舜禹取其去本未遠而其教未衰則猶舜禹之遺風也唐之風勤儉質

朴而憂深思遠唐者堯之舊都也勤而思遠豈足以盡堯取其去本未遠而其敎未衰則猶堯之遺風也蓋因其質之近本而進于中和也易待其質之已散而欲挽以反本也難堯之時百姓昭明舜禹之時三德六德以至于九德之備而莫不咸事於時所謂因其質之近本而進於中和者也敎之功也常山諸郡之於今猶唐魏之於虞夏也邢臺楊君司訓吾邑閱四餘載而遷真定真定常山附邑也邢臺真定所謂猶國之前庭者

也仕不遠其鄉官不易其業道德仁義詩書禮樂之訓取其已試於吾者與其鄉人共講行之則益信且尊而居夫向明被化益切且近之地吾見太行洪河之間器其深厚而篤於義之所自得者皆進于唐虞九德之咸事以答聖朝求士之意其不在楊君也夫其不在楊君也夫敬因諸友之請而序以期之

贈主簿黃君序

留都重地京儲又重事也舊設憲臣董之後罷不設而

隸於户部大司徒東村曹公符下金壇旌主簿黄君之肅給以攝董儲故也曹公舊撫南畿禦海寇則亘長城於萬里折權幸則屹底柱於中流迺以耆宿起踐八座其言所加天下為重而黄君得此可賀也乃鄉人猶欲得予言以賀黄君夫黄君得曹公之言重矣又奚事於予言雖然予見黄君恂恂然樂聞善葢不欲以所得自滿者昔文公朱先生甞主同安簿其記高士軒者有曰漢世高士不為主簿者實御史屬名秩不卑然其謂士

之不遺可無不為若士之乘田委吏抱關擊柝者焉可也謂士不能獨自高則若彼者乃似未睹夫所以高也夫士誠非有意於自高然其所以超然獨立乎萬物之表者亦豈有待於外而後高邪知此則知主縣簿者雖甚卑果不足以害其高而此軒雖陋高士者亦或有時而來也黄君誠不自滿請以此言為君贈黄君單父人昔單父有張公廷賓者嘗令金壇句容有疑獄其人白端公曰得下金壇治死不恨端公曰金壇非吾屬也然

汝何驗以知其令賢其人曰清耳民聞清者鬼憚之吾事必直矣端公移我端公下金壇事果白夫張公者在單父則鄉先進在此則先正賢長官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不遠也黄君勉乎哉

送戴給諫序

歐陽公有言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人主之善馭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公之論狄青所謂難言之事也青自破蠻冦之後有威名得士心公因水災言

武臣典機密得軍情不惟於國家不便亦於其身未必不為害請出之於外以保全之公之忠於謀國而善於論人真所謂言人之所難言者然吏考公之行事深慮遠識不苟同於人亦往往出於此意保州兵叛既誅其首謀而宥其脅從者分隸諸州軍吳富鄭公出為宣撫使懼為後患謀盡誅之會公權知鎮府與富公相遇於內黄夜半密語及之公大以為不可且曰朞至鎮州必不從命富公不得已遂止公知開封府承包孝肅公威

嚴之後為治循理不事風采或以為問公曰人材性各有短長豈可捨已所長勉强所短以徇俗求譽耶但盡我所為而已既而事亦無不治夫富公包公皆當時之賢者而公不苟與之同如此前輩之用心可想也春雩戴公昔居諫垣言人之所難言宛乎其有歐公之心顧言行而身屈事全於國而公不享其褒使吾邑得雩公之澤噫公之屈而吾邑之幸也昔歐公之赴夷陵也與尹師魯書言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春

雩公來吾邑謙謙自下勤於其職若未嘗有青瑣之貴者不言而人固已化矣不待威嚴而令固已行矣甚哉公之政之又似歐陽公也歐公自夷陵不久即歷館閣諫院禁林尋至叅大政令朝廷察春雩公忠實台司邦禁殆亦躋華要至柄用之漸也其行也庠序諸君徵言為别遂為序之

賀外兄荆水南公序

荆善門也而水南翁仁厚寛洪得於天性小心謹飭老

而彌篤諸子伯仲皆以行誼文學著稱而仲君遂第賢科典事尚書省時謂水南翁備有五福特未貴耳未幾今上御極上兩宮尊號覃恩天下而水南翁遂受封如其子之官貴孰美於兹耶夫仕者有任職之勞而由他塗進者即貴而人或不之貴也貴孰美於有子而官如之不任其事而享其尊者耶是宜賀昔箕疇列五福而貴不與焉說者曰未有攸好德而非可貴者也故攸好德則錫之福言貴之也又有曰五福者自天子至於庶

人皆可使慕而欲其至若夫貴賤則有常分矣使自公

侯至于庶人皆慕貴欲其至而不欲賤之在己則上下

莫安其分矣又有曰貴未必爲福賤未必爲極若曰不

言貴欲人之安於賤則獨不欲使人安於貧乎而予則

曰五福通乎上下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

父母此庶人之富庶人之福也士大夫而上由是而推

若貴則天所設以理天職而治天民天下不能皆貴也

安得列而爲福耶是四說者皆可持以爲水南翁賀者

也謂攸好德則錫之福者水南翁之所以積善有子而貴及之也貴由好德而得之貴之所以為福也若夫貴賤有常分不使可慕而欲其至而水南翁得之天所設以理天職而治天民天下不能皆貴而水南翁得之此水南翁之所以榮而宜賀也內外諸兄弟稱賀于堂而屬言於樵遂為之序

張南橋六十壽序

南橋君與予生皆辛巳自先兄潔菴公視予二人皆幼

弟也昔先君子擇一鄉之善人而後敢定交即交游中非相知不敢結婚姻也爰得南橋君之太君交誼甚厚而先兄因以辱館甥焉予自幼則熟聞太君之賢至今白首益心服太君不已也太君之於善蓋性而得之也而其尤不可及者前人開創後人以能守為賢或以增擴為善繼太君不然處盈以沖歛華以質蓋其胸中實有所見有所主人莫能測而太君亦不自言也其事親孝其處內外姻厚未嘗見其有違言忤色其約身若女

子不待求而不肆無所懲而無過乃南橋君承之謙恭信實望其容可知其人也涉于世而不染甞丞攸縣矣吏民安之乞身蚤退居家食貧有以自樂嗚呼此又非胸中實有所見有所主者能之乎予甞於家庭私論謂吾金壇地僻俗淳先年婚嫁不出本鄉前輩舊德忠厚之風吾輩猶能記之吏漸遠則人不復知矣此兄子堅所稔聞而深有合焉歲次庚辰南橋君六十懸弧之辰也堅請予文以為壽予為書所素言者如此言雖不文

皆出肝膈若夫祈黃耇祝無疆則有言之所不能盡者云

送劉邑侯入覲序

吾邑劉侯初政宰洋而洋治天子多其材徙金壇侯以治洋者治金壇而金壇亦治于是任滿三載部使者上其績于朝故事考績當赴天官侯特以賢見留萬歷八載天下復當會朝之期三吳多以水災免而侯以管内無事得如例入對天顏述所職焉人為侯榮之樵其可

無言以贈人有言南北不同風而治之有難有易北多質南多文北多儉南多靡北多伉直南多諼巧故治之在北易而在南難此其大較固然矣及讀班史則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豈不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文景加以恭儉而黎民醇厚然則為治者果不待易民而化也顧在上所施者何如爾昔明道程先生初仕主鄠縣簿鄠則猶夫洋也再調主上元簿上元則猶夫金壇也其弟伊川先生

紀先生之政有謂先生攝事上元訢訟日不下二百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又謂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又謂諸鄉皆有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之又謂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别善惡使有勸有恥三年間無强盜及闘死者夫鄞與上元在漢宋皆為都會人物輻輳之地俗雜五方素號難治而明道先生以畀官佐職初試乃其易感

化又如此信乎其在人也劉侯之為邑也以安民善俗之道莫如保甲鄉約二法實以誠意推行之凡相助相恤與夫立科條别善惡一本前哲之良規而侯素平易近民約所旨覩至與其父老子弟語如父兄之訓子弟而侯又家行甚篤人素信之三年間爭訟衰息豈非其明效歟吾金壇地僻而俗淳先年民有白首不識縣庭者無何故俗漸失人謂世變之趨下不可復返以今觀之殆不然也夫俗之淳漓猶朝暮也無往而不復之理

以導之則在乎上以守之則在乎下吾故具道之既以贈侯亦以為吾人告也

壽張虚菴序

歲在己夘仲冬十有九日虚菴張公六十壽辰也樵與公少長一歲庠序同游仕宦同朝中間或公出我處我出公處而襟期未甞不同令以晚節同優游里閈於太平無事之時承公不棄以愛女眖室吾子女家男室方閲月而值公壽辰然則宜登堂以壽公者殆莫予先公

雖欲遜避謝客而莫能予拒也公天禀頴異而養之以深厚弱冠登科益自収斂用心于内不逐時流為翁張憶丁未計偕北上與公同舟服公之文醇深奥雅未為有司所知而公不為之少動及舉進士為郎居戸曹前後垂十餘年以經術潤飾吏事二三大老知為國器屢以督學憲使擬遷會天子加意民生慎擇長吏乃以公典滇之大郡郡在會城凡一方夷情邊備及事之難決者臺省大僚必以屬公又勲臣之世守其地者以罪逮

公處其間鎮静有體上下頼之中外倚公甚重方旦夕望公大用而公遽請告以歸朝廷不屈公志者非終遂公之髙也将以優公而盡其用也予嘗慕白樂天司馬温公於洛中皆有尚齒之會樂天詩云七人五百八十四温公詩云七人五百有餘歲今吾鄉有虛菴公以為之領袖安知吾鄉之不可以為洛中也雖然公且召用林泉之會予雖欲從公而不可得姑取二公之詩合七老之年以祈公壽云爾

壽石鹿李公序

昔白樂天在洛有九老會時人慕之繪而為圖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為之者凡再至道中李文正公昉以司空致仕為會自太子中允張好問而下凡九人元豐中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富韓公以司徒致仕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徳高者為耆英會尚齒不尚官自司封郎中席汝言而下凡十三人並繪象堂中時獨司馬温公年未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昔狄兼謨故事固請入會焉此

誠太平之盛事古今之美談豈特洛下衣冠一時之勝集而已哉我明太平之盛有過于宋衣冠之盛不止于洛嘉靖中今師相李公以進士第一人歷官禁近受知世廟遂入贊密勿實與今華亭徐公江陵張公寅恭相協贊元經體先後四十餘年海宇乂安四夷賓服今上御極徐公李公皆以宿德元老居家為上所尊禮數詔有司存問而同時則有海虞嚴公上海潘公華亭陸公皆為同里不知視洛下者英為孰盛當是時也有出者

以任天下之重而處者得遂其優閒豈非尤太平之盛事歟歳在己夘十二月丁巳為李公七十初度之辰在位自張公而下在里自徐公而下皆為公賀竊擬公家一時勝集豈減於洛中昔司馬公固言文富二公寅亮三朝為國元老天下所取安所取平其勲業閎大顯融豈樂天所能庶幾然猶慕效其為者誠樂善無厭也竊惟諸公令之文富其勲業實相後先樂天之事有不必慕效其為而一時相與之盛後世傳之必有愈于洛人

之圖畫者矣樵屛公知無能為賛仰潞公答富公之詩有曰落下衣冠今最盛當筵尚齒禮容優惟公福壽幷勲德合是人間第一流謹誦以為公多福無疆之祝云

壽纓溪叔序

吾與叔皆生辛巳甲子今皆一周矣族黨引白傳司馬故事形之繪事以為壽甚盛舉也顧予少則從四方之事欲為溪山主人有未暇者惟叔高志玄覽不墮世機所居又據一邑之勝高湖珥水映帶左右舉目則八景

咸在是吾邑景物之佳惟叔能翫而有之也嘗謂天下山川關中以雄勝錢唐以麗勝歷下以幽勝兼之者蜀中爾吾邑僻小無奇山水然閒地待人而賞人不待地而適陶淵明有言少學琴書偶愛閒静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葉少藴以為此其平生真意及讀其詩如云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如云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如云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直是傾倒所有借書于手初不自知語

言文字也然此景誰獨無之惟淵明知為至樂則知世間佳事人所均有而不能自享者何可勝數耶樵謂少蘊可謂知淵明之真趣者矣果有得乎此則吾邑亦紫桑栗里也奚必遠慕然淵明之詩又有曰形迹憑化往靈府長獨閒吁此又淵明之見道忘物所以能適其適而獨高于晉宋人物者也靈府不長閒則雖日對終南秪种放耳斯道也豈但可為山居者語哉雖以之長生度世可也因以為吾叔壽筵之祝云

送朱學訓序

餘杭朱君司訓吾邑閱四餘載而致其事人問焉則曰以儒為官古所謂以賢得民以道得民者也豈易居哉顧人弗知耳選士之令貢得其人為主者之功否則譴亦及焉故凡積資待次而歲一至于使者之庭者每千百而錄一人焉始進于大廷有司勸駕所以優之與制舉士等又試而無駁放始銓授為官以禮義教導為職其選如是之重也其得如是之難也吾則既得之矣待

罷以來三署篆焉董學褚公風采震一時其許可至不輕也首吾旌而廵公繼之兹當大計銓司不謂吾奉職無狀徑從汰斥乃以齒向遲暮俯全其歸吾敢不謂之榮哉吾方自榮今且別矣諸君何以教之于是邑校諸僚曁諸士咸嘖嘖多君曰達哉先生其本職事也古其援令也確其自量也真其處退也有禮焉相與乞言於予而予為之序

壽賀桐山序

桐山賀君令年七袠與予别且六年昨歳獲一見君顔如渥丹髮鬒黑雙瞳炯炯可鑑閒燈下猶能細書徼叩以所得而君了無吝色為予譚養生之畧其要領不煩其端緒可尋意若以予為可引接者雖然君志于道者也以養生言者君之譏也在昔聖人未嘗言養生然而養生在其中矣老氏所謂致虚極守静篤歸根復命云者即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旨也所謂載營魄抱一無離者即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之説也放彼

之說不能外于吾之說有得于此不患無得于彼也噫正唯有得于此者之難歟予自少則識桐山君於諸生中充乎其中而處之冲如溢乎其貌而歛之澹如其諸人貌而天乎以恬養知以知養恬乎吾故曰君志于道者也言養生者君之讓也昔吳季子在吳歴夀夢至僚凡五君復事闔廬夫差年九十餘尚能將兵救陳計其夀當百餘歲蘇子瞻謂吳季子張子房皆不死者也其出而應世者迹耳其身皆超然事外是以其心常從容

有餘殆乃所謂睹無者天地之友也復何有于區區吳國及楚漢間名寵祿利耶季子所居延陵當在今常潤之間桐山君所居殆近之迹其所存其亦異世而相合者乎予從予壻忝君子壻將登堂壽君而乞言于予用述所億以謝君前教并以印證焉君倘其許我乎

送方户部序

古司徒之職雖曰掌教然土地之圖人民之數鄉井之制以至保息六以養之本俗六以安之荒政十有二以

聚之職事十有二以登之無一不掌亦無一而非教也
夫教豈一端已哉雖稽夫家之衆寡會萬民之卒伍辨
征役之施舍要皆以寓吾道德之意是以舉一世之人
相安於法度分守之内父詔其子長率其幼何莫而非
五禮六樂三物十二教哉秦漢以來此意漸失以大司
農少府分掌財用自是以至唐宋三司戶部皆不過以
財用為職而古司徒之職廢而不復講矣雖然以九式
均節財用此周禮太宰之事也豈細故哉古今異宜以

理財之柄屬之養民之官夫誰曰不可誠以財出於民未有民生不厚而財能足者也聚人曰財亦未有財用不理而民易使者也夫謂理財正辭然後可以禁民為非而教化可興故說者以為九式均節正致平之要大臣格心之言也顧周禮式目僅存而式法之在當時者已不可考其猶可推者所謂均節之意而已何謂均節每歲五穀皆入豊歉可以盡見然後制國用量入以為出大約計歲入四分為率常用其三而存其一歲存其

一三歲則餘一歲之食民間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
而爭訟息所謂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九歲則餘三歲之
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歲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
歲餘九歲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王者必世
而後仁繇此道也故量入為出乃萬世用財之道漢高
帝始不守此法而度官用以賦於民夫以高帝躬先節
儉猶未見其害至其子孫循習此制以一代論之後君
用度之數必多於前君以一人論之末年用度之數必

侈於初年由於用財無式故也於是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仰惟我朝法成周以建六官令户部即古司徒休養生息逾二百年於兹庶而富富而教可謂比隆前古而超軼漢唐矣邇者皇上復勑下計部勒成會計一書其深有意於古均節之道以幸斯民乎誠考祖宗以來歲入幾何歲出幾何以較今之出入之數增倍幾何然後求其弊源而大均節之無論宫中府中孰為冗費而當裁孰為冗役而當罷孰為不得已而當處推移有無

務歸式法不得少踰一或歲入不足以支歲之出則當事者得以詔上殺邦用上下之間有餘不足如血脉之灌輸斯不亦周官之遺意也哉司徒大夫寅所方君吾故知也以董漕至吳雅負經世遠略於其來也以是告之於其别也敬書以為贈

送胡學訓序

台郡觀海胡君分教吾庠者六載矣詔遷漳郡之龍巖學諭其僚素波林君乾齋奚君曁吾庠諸友以贈言見

屬予初接君色温然言若不出者既而熟其言而行事知君學有師授而尤長于春秋文法史漢不道時俗語其于志行之士特眷眷焉則君之操行又可知也今海内語文盛者以三吳兩浙八閩為首君論秀於浙筮仕於吳遷官於閩三地者其風聲相接也是以君所至如素歷而士亦與之相宜因以轉移士習豈不深有賴焉竊謂今日文固盛然文勝而不已則實將不繼實苟不繼則文日工而道日漓非所謂文也竊謂莫若救之以

質質者非謂質素而不文也惇本尚實之謂也昔月川曹先生居霍庠十餘年而還蒲州霍士上章願留之蒲士亦上章爭之夫使霍士上章願留之可能也使蒲士亦上章爭之不可能也曹先生不過一教職非有權勢施為恩澤足以動人而人無遠近識與不識其向服之如此其必有不言而信者矣餘干敬齋胡先生以一布衣今奉明詔從祀孔子廟廷與王文成公陳白沙先生為等埒此又豈有文章勳業妙悟絶識不墮見聞默契

道體為能有異於世儒而驚動人之耳目哉嘗莊誦先生之遺書矣其言平實而淵深未嘗苟為異論而皆體驗真切有得於孔門之遺旨因其言而想見其為人盖薛文清公之流亞也伏謂聖明此舉尤足以興起士風固胡君之行敬以告之以胡君亦有士風之責故也胡君其以為何如

贈温二尹序

河南温君筮仕來丞吾邑辱見訪語予曰潤結髮讀書

有志上進無何屈就此官不敢不學好予曰君之言及此斯民之福也士志於科第官志於陞遷得之為好失之為笑其來久矣顧所謂學好者豈此之謂哉學而優身仕而愛民則人為好人官為好官矣君結髪讀書有志上進而不獲科第則命也為此官而謂之屈就則非也官莫重於親民親民莫如縣丞與簿尉於民愈親威福雖小而及人尤近苟非其人雖有賢長福澤不能及下昔明道程先生嘗主鄠縣簿矣又調上元簿矣不畀

小官必行其志其言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斯言也非士大夫之所常誦者乎而罕有能體而行之者況於卑官佐職必自諉以非力所及不知亦惟其無是心耳苟有是心則所謂行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者也不以一分之濟為少而不為積之不已其所濟多矣苟有濟於民雖遠臣亦足以報國苟無負於國雖卑官亦足以自重既以告於君會君任滿三載辱求贈言於予今之贈言例以虛美相欺君不他求而求之

予予可虛君雅意哉所道不過前語君其勉之

送許邑侯入覲序為學中作

今制内外百職三載任滿則一考其績其在外親民長吏則三歲一朝於京師即古諸侯述職之義先期季冬以遠近畢集至月正元日天子御明堂受朝外臣次内臣一等拜舞稱賀退各就其邸太宰乃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廢置其治行高等者天子又賜宴以殊異之即唐虞車服以庸之遺意也今年冬吾邑許侯例當應明

年之朝先是侯旣考三載績以上最受錫命又一載于兹前後部使者以侯治行薦者又經八九上矣兹行也必首膺卓異之典繼以内召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得以素所學及得於更嘗歷練之久者一旦立丹陛下為天子次第盡言之豈不偉哉僚佐諸生議所以送侯者辱以見屬昔龔遂治渤海數年宣帝遣使徵之會引入見議曹王生為言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如其言宣帝

說其有讓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趙充國討羌守便宜欲罷騎兵屯田會得進兵璽書其子使客諫之則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及振旅而還其所善浩星賜說以宜歸功於破羌彊弩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則答之曰吾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埶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吾以為人臣處功名之際當如王生之言

至當大議決大計當以趙營平為法令宇內清寧外夷無先零罕开之擾内郡無游俠好勇佩刀帶劔之民即良吏如龔渤海良將如趙營平亦無事可見而天子方虚懷望治益開忠益之路有大政必召輔臣面議又屢因事召見秉銓總憲大臣諭以申飭吏治之意臺省諸臣人人得以自竭𣎴誠趙營平所謂可為忠言之時也嘗惜龔渤海忠厚剛毅有大節正宜在人主左右者而其自渤海徵也僅拜水衡都尉宣帝亦不盡其用矣若

趙營平不獨良將殆亦可相也漢事無論已取忠讜於牧愛取師中於丈人吾於今時望焉吾於許侯卜焉是為序

壽大宗伯履菴萬公序

年之所以貴於天下者何哉道德仁義之所在是曰壽耇是曰天下之大老善類視以為領袖後生視以為儀刑在朝則美政在野則美俗若是而不可貴與故詩人之美君子有曰邦家之基而祝之以萬壽無期者矣有

曰邦家之光而祝之以萬壽無疆者矣夫其所以祝君子之年者以斯世之所賴於君子既重則其所願於君子者亦豈不遠且長與聖賢之生哲命歷年有合一之理則壽考富貴康寧與夫施之事業者無不參會昔師尚父之鷹揚亮彼武王肆伐大商何其壯也乃在於養老盡歸之後衛武公之抑戒欲卿士師尹交警於國何其嚴也乃在于年九十有五之時夫其聰明彊力所以久而不衰者天固使之有為也吁此年之所以可貴而

歷數古今亦不可多得也與吾鄉先生履菴萬公今年年七十矣天下莫不高其人重其年顧以無疆之壽為祝一日公之内親心竹思樵二張君介踐石虞君辱諏所以壽公者子謝非敢而虞君之請不已竊念樵與公桑梓密邇不及朝夕從公遊而被於公之風聲薰澤久矣及塵仕版嘗兩接公於朝真所謂不言而飲人以和者詩人之詠武公言其切磋琢磨如金如錫是武公猶待於修飭鍛鍊之力而公天質粹美不見圭角乃益謙

冲嚴密不忘抑戒之意吁公之所至豈可涯涘哉公與華亭平泉陸公皆位大宗伯天下望其遂毗大政而皆蚤引退近者特詔起公而公又引年固辭公之於出處之道審矣而天下之望猶未已不知公雖不出而其所以繫天下之重陰有裨益者固與出同也朝廷倚之為蓍蔡鄉俗望之為斗極朝有大事必咨焉鄉人視其可否以為榮辱四方卜其安否以為喜戚然則天之壽公非為公一身為天下也敬以是應三君之請不知可輒

陳於公否

送許邑侯入覲序

明年歲在丙戌為聖天子御極之十有四年天下復當會同之期吾邑許侯既戒行有日樵不佞既為學僚諸君有年矣茲承邑中士大夫之委敢復有陳焉夫侯之茲行也固將以承上德達下情也昔周公為成王陳無逸之訓言及文王惠鮮鰥寡懐保小民而必先之以徽柔懿恭何也盛滿之君抗然於上而上之意不接於下

下之情不通於上則雖有剛明之資而民隱無以周知恩澤無以下逮文王視民如傷所謂嶶柔也小心翼翼不侮鰥寡所謂懿恭也是以其於窮櫓蔀屋之下無異一身人之疾病苛癢無有不知而其所以拊摩而抑搔之者無所不及也恭惟皇上聰明不世出而未嘗自恃乾剛立斷去邪不疑而未嘗自用謀謨任之輔臣擬議由之省部公論付之臺諌邇者因旱親雩步行出郊名見三事詢議所以佐百姓者至拳拳也及駕幸山陵見

軍民之藉苦則立免所過田租柔恭逮下之德雖文王何以加焉令當三載述職監司守令於是五上闕庭矣顧未有如宋人過闕上殿故事得一承名對從容盡所欲言者則不惟遠臣無以自效而無乃上意亦有所未厭於茲乎夫名見監司守臣我聖祖固有故事矣倘一旦纘承及之諸公其何以對揚休命乎許侯清修敏識博學通才兩試縣望剸裁有餘大得民和其於天下事籌之熟矣嘗謂事之當為惟宰邑為近民而易達待身

而行者未有不可自盡者也事之當言惟臺諫為近上而易入待人而行者未有不可盡言者也然自當事者而言則言之者易為之者難自進言者而言則自為者易待人者難自各當其責而言則均之乎為國而無所諉也勿失其可為之時為之而有益於民勿失其可言之時言之而有益於國即為終身之事業是為不負乎所學此非素定何以能之吾非許俟其誰與歸

送海樓左公赴内台序

我朝重慎刑獄於內設刑部以司鞫斷又設大理以司平審於外則郡縣親民長吏於民事既無所不總而又郡設司理一人以專治一郡之訟旁監司不得輒以他務相委焉可謂重矣又設御史臺以總持風紀於內設按察司以總持風紀於外猶以為未也又歲遣侍御分巡天下以督吏治皆得兼理刑獄此所以二百年來政平訟理風清弊絕葢有由然也萊陽海樓左公以名進士司理於吾鎮江者閱五載於茲公而體之以仁明而

行之以恕不但吾一郡無寃民前後歷事按臺四五公矣周行四郡有大事未嘗不以委公四郡之人翕然稱服公者葢如出一口也廟堂簡知公有日是以令歲以司理被徵者天下僅九人而公首列焉是行也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尋至大用皆公之餘事而樵等不佞承公之愛也久竊願有獻焉者則曰敢以古人之事業期公也昔臯陶明於五刑以弼五教人以為古今刑官第一然而禹推先之則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孟

予敘堯舜之道亦曰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今讀其知人安民之謨則臯陶之道德稷契之流禹之亞也夫豈為刑官之選而已乎左公學探洙泗之淵源今進當論思之任必有嘉謨入告如臯陶將天下實受其賜宜天下所拭目以待而吾鎮江首蒙公邁種之德是所不能忘情於頌禱云

送少微許公赴内召序

吾邑許侯任閲五載凡侯治行之詳與吾人所以相期

之意樵不侫於侯入覲時既有言矣繼而侯果首膺卓異之典還治未幾徵書隨至天下之以宰邑髙等被徵者僅五十有四人而侯首列焉吾人相期之意可謂若合符契而不侫亦自喜於其言之驗也然而侯今與吾人别矣則其相與慰喜之中將無又有悒然不能為别者在乎夫相期者天下之公也惜别者一邑之情也皆所不容已也則上為天下祝而下以致吾私其又可以無言乎葢聞先正有不願為他官而願得州縣以自效者

以親民足以及物也有謂諫官御史之職不可蹉過言所欲言者以言路足以展所藴而不限職守也信若斯言則仕途二者而兼得之豈不尤為可喜之事與而銓司故事被徵髙等者例選為諫官御史則朝廷固以此意待人矣豈不以其歷練民事者必能通達國體而望以腹心耳目之寄與是知能為良有司者必能為良諫臣能為良諫臣者必能建功立業為名公卿古今銘書太常而垂光信史者葢歷歷可考也許侯行矣愛行於

一邑一邑受其福而已言行於天下將天下受其福焉官為臺諫可自效者論思獻納而已進為公輔則其所以主張國是開誠心布公道以坐運於廟堂者其功當有大焉此則吾人相期無窮之意而竊願有獻於侯者也令朝廷清明天下無事然論者不無未然之憂非敵保塞守約邊鄙固少寧矣而吾財竭於互市得其無用之馬隨俵隨斃邊備雖時有申飭之令而將士玩愒日甚一日往時鋒鋭消鑠無餘一旦有變何以待之乎然呼

吸轉移其機固在上也晦菴朱子嘗言天下事有大本
君心是也其餘萬事各有其本如理財以養民為本治
兵以擇將為本然則誠得天下之大本既立則其餘萬
事皆可從其本而治之不患於不舉矣竊謂人主常知
憂勤于上則上下交言路開然不浹則不親不親則不
信識者謂當如祖宗故事朝退臣僚並得以職事引見
從容盡所欲言則上心益開明而注向於君子者始固
忠言至計次第有施行之實矣此固諸公事也用敢於

許偰之行而致其區區之愚云

貞烈詩序

昔共姜守義自誓以父母欲奪而嫁之猶有所感激而然也若所遇非共姜之父母又夫死而舅姑可依乃志在殉節而不愛其死不愛其死而又不輕於死從容以盡夫父母舅姑親戚難解之情而卒於必死以伸其志此豈非尤所難得者與若吾學長素波林君之女是也其事閩中士大夫紀之詳矣吾邑士大夫亦莫不歎嗟

其節為作歌詩銘誄累之成帙而屬予序之予惟綱常秉彛本乎天性人莫重乎一死死得其所有視之如歸者則其他又何足言與婦而不難於死夫如此則為子死孝為臣死忠宜皆所無難者又何有子而背父臣而負君者與子而背父臣而負君者未必皆其本心由利欲昏之也豈利欲反重於死生與何其易於婦人而難於男子與昔五代馮道為翰林學士時能自刻苦儉約當梁晉夾河之爭居軍中不設牀席卧一束芻所得俸

祿與僕厮同器飲食諸將遺以所掠美女道寘之别室訪其主而還之使常守此心利欲豈得而昏之哉及居大位歷事四姓十君視背舊君回面新朝如更傳舍歐陽公論其事因引王凝妻李氏投宿旅舍不納牽而出之恥手為人所執引斧自斷其臂謂當時忍恥偷生者聞此可以少愧雖然道不足責也揚雄讀書談道自視何人哉而甘為莽大夫故曰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又曰有學有守

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為君子之全德嗚呼士真講於孔子之道而差者未之有也

華陽雅頌引

華陽雅頌者吾邑許侯以循良内名邑之人士輯遠近聞風慕德者歌詠之詞也昔崧高烝民之詩尹吉甫所作以送申伯仲山甫者列於大雅泮水閟宫之詩魯人所作以美僖公者列之三頌是雅頌之施於贈送也尚矣華陽者金壇邑於茅山界中陶隱居云此山本號句

曲其下是第八洞宫名曰金壇華陽之天吾以為此葢
邑名所從起與漢三茅君晉二許真君皆棲真得道
於此而陶君繼之兹地之勝遂以大著邑界中有陶村
隱居丹井并手植銀杏大可十圍皆尚存自昔來宦於
兹者忘其案牘之勞似有山川之助至許侯之來山川
復為有道者增色四載之間民安物阜上恬下熙如在
華胥之國然則所謂華陽之天可謂散在人間不必求之三
茅二許鍊真之所而後得矣許侯及人之澤不其大與

宜為吾邑樂道之也若夫許侯德政之詳則有諸作者在茲不復縷述云

壽水簾潘老先生七十序

年之貴於天下久矣而在貴者之年為天下所貴則尤難太公八十相武王伐商而詩贊其鷹揚益壯之也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而詩存其抑戒益美之也壯之美之者惟有德者哲命歷年有合一之理彼其聰明強力所以久而不衰者天固使之有為也此所謂

貴者之年為天下所貴者也其視夫善在一家而貴於一家善在一鄉而貴於一鄉善在一國而貴於一國者固不同也詩人之祝君子每祝其壽至曰萬壽無期曰萬壽無疆夫其所以稱願之如此者誠貴之也貴之者以在朝則美政在野則美俗美政則繫斯世之否泰美俗則繫善類之消長君子之位愈上而所及愈弘君子之年愈永而維繫愈遠此在貴者之年為天下所貴者所以尤難也與若吾師水簾潘老先生則其人也先生

天稟和平而充養有道與華亭平泉陸公宜興履菴
萬公進士同榜同以齒德為天下所重又皆位大宗伯
天下望其遂毗大政陸公萬公既皆蚤引退而先生回
翔南北者亦數年凡再進而再却不合之故薦紳所知
昨膺大拜之命議者以薦出江陵而疑之不知先生雅
志已安於退矣名位至此古人所謂滿盈之時先生又
將何求與往在白下先生二子年甫踰髫延師教之廳
事之側一老僕守之履而不韈煁猶識之乃編修時舊

僮也即此推之先生無望外之希其又可知也抑先生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其所自全於天者獨深以厚其享遐齡而凝晚福固天道也今年某月先生壽七十樵將渡錢唐一拜先生於剡溪之上視先生精神風采比太公鷹揚衛武公作抑戒之時當猶過之無不及焉敬以此言為之先

壽姜母八十序

天之所以福乎人者有五曰壽考康寧富而好德皆福

也而槩古今罕有兼得之者也古之人惟有德者爵有爵者富爵祿不妄加則貴富不可以妄得故周禮八柄曰爵以馭其貴祿以馭其富予奪王者之權予有幸得則予不足以為恩而得不足以為貴故又曰予以馭其幸欲其不妄予也竊謂壽考之於天也亦然矣比之富貴事殊而理一也古之人不曰有其德者必得其壽乎不又有雖得其壽人不以為宜而以為幸者乎然則壽非不恒有壽而人以為宜不以為幸者不恒有不恒

有則可貴可貴則其稱願于人者無窮稱願于人者無窮則宜祝令世稱壽例以循俗而不知此故近于彌文吾師三溪先生平生忠厚恬靖居官清白謝事之後足跡不入城府家事蕭然無改寒素厥配蔡宜人與之同心同德至于白首庭無閒言子孫衆多業舉治生人之所急而先生了不以屑意享年踰七十人以為少蹙曰天將以未盡之福貽其後乎歲壬午先生之孫中鄉試人曰吾言驗矣丙戌宜人壽登八十人曰福未艾也於

是遠近相知者問壽于王子王子為之言曰八十人之所恒有八十而康强人以為福未艾則其所以致此者有道矣此非所謂不恒有而可貴者乎老子曰天之道以有餘補不足三溪先生之所不足者天以後人補之既有驗矣自今以往宜人之壽至于黄髮兒齒受子孫之封誥如嚴母如八座太夫人人孰有不以為宜而以為幸者乎用書以為祝

綸恩世慶序

昔伊尹相湯而太戊時復有伊陟巫咸相太戊而祖乙時復有巫賢此見商家賢君屢作非子則孫由累世有人而其臣亦勳徳相傳非身則子故累世有資國之貴世臣而家之貴世徳其不以此也歟三代而下如漢韋賢石慶于定國張安世父子及楊氏袁氏唐李吉甫徳裕柳公權公綽宋王祐王旦王素呂蒙正夷簡公著范文正忠宣又皆其表表者也入我朝如靈寳之許閩縣之林姚江之孫可以繼之以吾邑言莫盛於宋姚氏其

所居謂之姚家巷令吾舅氏適居之科第之盛畧相當人遂以姚氏方之然吾舅氏世澤之長自有所試不須以姚氏比也葢自吾外祖玄翁少歷艱苦所著中說發明道妙仕未得意則有吾伯舅素翁繼之歇歷中外所至有為風采籌畫足以顯揚家學中丞錫命進及二代家嗣勵菴材敏出俗高韻照人猶未究其用則有見素承素存素景素諸君繼之存素景素同登庚辰甲第見素之子中甫繼登癸未甲第勵菴雖未究其用而天補

之以子孫其所以大顯揚之者豈不有在也夫先是存素以户曹書圓受錫命贈勵菴如其官綸誥之寵天語尚溫未幾而中甫以憲曹書圓再受錫命當封見素如其官而見素以淵源之學方負廷魁之望於是制以賢科有待例得先及於母而夫人拜受焉褒語之溫尤為異數戚里榮之宜有以為賀辱東泉段君造予而問焉予曰固予心也程子嘗為外氏作家傳予亦欲有言也久矣姑因斯舉而論之有五慶焉數載間兩代貤恩父

母慶一也具慶受封慶二也二親方黒首稱太夫人慶
三也自玄翁至今八受綸誥慶四也高祖玄孫蟬聯無
間慶五也此外若兄弟同科父子掄魁皆吾邑之所未
有而舅氏有之至於科第之盛同時臺省又所不論已
進者方蔚為時望趾美前修後來者又奇穎疊出進未
可量故予不以姚氏比者非予之私也亦其實也抑宋
呂氏自申公之後其子希哲又賢由是世有聞人至今
東萊呂氏之家教為世所稱法若范氏父子則又純德

無議令松江諸范猶其後也則語世澤之長孰有過之要非無所自也其所以傳之守之必有道也敬以為舅氏後人告云

送范郡侯序

漢史稱于公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至子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寃可謂善繼乎于公其後定國為丞相子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乃于公所謂治獄多陰徳子孫必有興者至是果驗亦竒矣唐李衛公宋

呂申公父子皆以相業見稱當世吉甫夷簡人極相似申衛人不相似而一相武宗使河朔效順一成元祐之治與司馬同心人稱二氏之有子焉若語父子同德必也其范文正忠宣公乎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處廊廟之上則憂其民惟文正能酬此言惟忠宣能繼此志可謂商周之道德粹乎無間然者矣郡侯高安范公世家清望太尊公先年慮囚江左多所平反郡侯復執法南曹人稱明允可謂有于公父子之風至其清德則實得

文正忠宣之心而非于公父子所能望也公自南曹擢守我鎮江鎮江事簡而路衝路衝則有酬應之勞不可御之以簡事簡則民安於無事不可御之以煩公清心省事民安其不擾無忌賓旅士服其燕静令年大計以卓異見表特遷山東憲副廵視海道尋以山東撫臣之請優改浙江專理清軍驛傳以公之清何往不宜而執簡御煩正已格物尤當於浙臺秉憲見之若夫公之事業則有范氏故事舊邦士民無以祝公惟此而已彼欲

高大其門可容駟馬高蓋車自以陰德期報者知乃公之唾餘不足為公道也

荆太夫人九十壽序

荆太夫人之壽八十也不佞既嘗有言以奉慶矣自是而壽益高則慶益隆然所謂慶者非世俗之侈辭也道其實理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知此者則知所以常守貴常守富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者舉不外此理

矣莊子曰平為福人之福在於平而人情每不喜平而喜過過反不得平焉如富貴過而取咎奉養過而傷和此所謂反不得平也夫惟謙而能節為保常之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侈居安而能戒此所以常守貴常守富身其康彊以享無疆之壽也謙之守益固如此也若荆太夫人是已荆為雲陽名族一鄉之人稱善門焉伯子斗南君仲子養吾君首以賢良文學揚于王庭伯子兩宰名邑仲子持使者節歷按大藩太夫人受其善養禄

養封誥之榮命服之寵子孫滿前皆峥嶸見頭角可謂
荆門一時之盛而太夫人視之泊如也其自奉其理家
一不改其故操葢勤儉出於天性而辛苦澹薄之能甘
紛華盛麗一切世味之所不能染則丈夫豪士或有所
不能而太夫人持為恒德太夫人於是乎加人一等矣
夫謙受益天道也受益莫先於壽而子孫次之故洪範
列五福而稽疑大同之應惟曰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以康彊然後可以享壽考壽考然後可以享五福而目

睹子孫之昌也非太夫人其孰與歸敬以是為太夫人九十壽筵之祝

代邑父老送龔邑侯赴召序

龔侯内召予既為學中諸君有言矣父老復以為請予以言不宜瀆辭而父老之請益堅夫父老之惓惓于侯而不忍釋即一邑之情也情同一邑可以覩政矣吾邑僻小四方商賈之所不至一遇水旱則民遂告饑頃則連年水旱加以疾疫而民困甚矣今年夏至以後雨頗

及時禾幸徧蒔咸望有秋不意白露以後風雨大作禾方欲秀最忌飄揺浥淫而雨復連朝至于平地水起尺許人家牆屋俱頽圮則禾可知矣有仆于泥而出芽者有禾穗雖長外觀似好而中實無粒者人但見其貌也而謂金壇之有收科輸將取盈焉則民困曷由蘇矣此惟龔侯目見而知之此父老之所以眷眷于侯而不能釋也侯臨吾民四載有餘未嘗以怒而笞人即當笞亦恒不及數臨廷聽訟以數言立决人服其明而未嘗深

入人之罪其救荒也不待上賑之至先已有備散穀設粥是以民免流移金壇無驛供應之金又少而以其僻而近江也部使者多留以為終事侯代之地少者一月多或三月不止焉自荆至于陳為按院者三公矣而中閒以荒政以監究以恤刑至者皆援例于巡臺也吾邑蓋不勝其擾而侯應之常咄嗟而辦侯之才足以剸繁理劇侯之度足以茹荼含垢具見于此而談侯美政者或所未悉是以表而出之此父老之所以眷眷于侯而

不能釋也相與形之繪事效昔人攀轅之義夫豈不知其不可留哉人情逆旅相逢猶有投轄傾蓋者况上下之間乎吾將以愧夫視上下相去如視傳舍者欲見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為君民相與之情出于性而非外至也他日侯秉節南來吾人喧傳曰龔侯來矣出迎江滸至有擁車不得行者不亦今日為之兆乎

壽靳母序

昔先王之教非獨行於士大夫也盖亦有婦教焉及其

治達於天下而功施於後世非獨與賢士大夫共成之也寔亦由内助焉以堯之女其淵源非不善尚曰舜能以義理下其心是無聖人爲之耦則不克使其行婦道也況家人子而可以無教乎故王后之尊女御之畀大夫士庶之家之廣莫不閑之陰禮肆之婦職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教之如此其至也於是嬪德之成則上自后妃至於諸侯大夫之妻莫不修其法度以輔佐其夫子而閨門

之應至於江漢之小國兎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然則女德之助豈曰小哉中古以還彤史職廢為政者治吏事而已女子之善既非世教所奬成而其事亦罕聞於時故賢女可紀者千載間寥寥相望明興風化陶淬餘二百年閨家令姓嬪師女宗可與喆人烈士爭不朽者乃始班班有之若京口靳太安人者抑其人也安人以太傅王文恪公之女為太傅靳文僖公之冡婦生於相門歸於相門無一毫貴富之習左繩右矩動若

儒者以怡順恭勤事舅姑盡婦道以綜練克家相夫五
州公盡妻道以誨翼不倦成其子北泠君盡母道數十
年靳氏之雅望如新者安人有力焉故嘗僭謂使安人
出於關雎之時則必有歌於召南若諸侯大夫之家泉
成周之化而被之無窮者矣盖文恪公文僖公之家教
於是不可誣而女德嬪教之有關乎家國之隆替者將
不益可以觀也哉乃今嘉靖癸亥七月之望為安人六
十初度之辰親姻知安人者咸有言以壽安人樛木之

詩不云乎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夫君子既貴與富矣子孫眾多矣無善可以為之願願其康寧壽考無期而已樛木下垂蔭能及遠正晝日不穿漏夏五六月暑氣不至凛如九秋若是者葛藟之所纍也人之秉純固之德而為福履所綏者亦如是而已安人之生歲在甲子歲歷之週適逢癸亥吾知福履之綏貞復生元以今年為六十初度之辰以明年為甲子重開之日週而復週豈有限哉不使介在姻戚知安人有

闗於嫓教之大而合於有椽之義也敢誦以為壽云

贈陳掌教之辰州序

昔之人謂周之士貴以士有其實而上求之也謂秦之士賤以士無其實而徒以飾巧馳辯徼能鈎利求售于上也我國家設學養士以其養而有成者為之師董以憲臣申以璽書惓惓以實學實行為望庶幾他日得其實用兹與成周待士之意何異而先年得人之盛亦稱與菁莪棫樸同風矣邇來士行弗敦辭尤好異務實自

重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朝廷形諸訓飭亦既再三矣顧場屋主司止能去取其文已耳所以慎考其人明示趨向必有以挽而歸之于正者督學使者與郡縣師儒之責也金壇在江南諸邑中士風最淳去先哲劉文清公王正肅公之懿範未遠其師傳又甚正其辱臨教席于此者又多四方之賢士如廣石陳君者兩綰學篆單車來金壇清約同寒士凡事詳練持正而有體士心久而益信服之惟恐其遷而去也今年某月得報遷

主辰州教事辰與廣右隣壤于君為宜自邑而郡北面受業者益衆君之教澤將益廣是安可不為君慶且致願效之愚如前所云也不佞昨赴留署辱君餞送于郊兹乃不得握手為别聊述此以俟君進成均賓王國再晤尚有期云

方麓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方麓集卷五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魏高儼

方麓集卷五

明 王樵 撰

序

涪南子壽言

昔之號涪翁者蜀之涪也予邑有山焉在洮湖中鬱然孤秀望之若浮故曰涪有家其南者好善而壽考人稱之曰涪南翁云今年年九十矣戒菴髙君與之姻家求

予言以為壽予未識翁而識翁之二子伯氏仲氏知戒菴之言不誣也為之言以授戒菴凡二條洮之瀦也金壇宜溧各得其一畔周處韋昭酈道元皆以為五湖之一五湖者益揚粤自有五湖范蠡去越乗輕舟以浮於五湖是也今洮湖滆湖固東連震澤為五湖之一可信不疑或曰是蕞爾者安得與洞庭彭蠡者列而為五則誤矣洞庭之初益九水爾計禹時入江會合未甚廣故未有洞庭之名其後會聚日廣方八百里而洞庭山遂

在其中故因山得名焉人之善積而後大其亦猶是也羅君章湖中記曰湘水之出於陽朔則觴為之舟至洞庭日月若出没於其中也噫人其毋謂蕞爾者之不足以有進而自小歟不為而安於小是河伯之不可以語海也薄積而望其大是指一勺而求其生蛟龍殖貨財之功也涪南子好善伯氏仲氏繼之予知儲氏之大其未艾也夫

嶼之勢有止而若立者有起而若浮者河出三門江下

瞿唐砰磅訇礚驚瀧千里而砥柱灧澦横當其衝此所謂止而若立者也烝雲夢坼吳楚洞庭灝溔無際水天一色而中間青若一螺突兀而不去者君山也此所謂起而若浮者也洮雖不足與洞庭埒大而孤秀乎中流者實巀乎其有君山之勢是其地有險易居有交衢僻之不同晦明風雨煙朝月夕奇詭出没變態萬狀而彼立者浮者無所與焉噫人之寄於世固亦有然者耶其立也可以語守其浮也可以語順守而順可以長久

涪南子知之矣

兄巽谷公壽言

惟兄英資天挺家學夙成達則慕為留侯武侯隱則能為靖節康節詩有別材出入諸家而參之以妙悟文多奇氣淹貫羣籍而發之以清思豈止勝吳下之機雲直可與古人為伯仲乃若見紛華盛麗而無子夏之悅處貴游公子而甘原憲之貧在今世之尤難宜知者之所歎庭轉槐陰值首夏清和之候堂開綠野逢六旬初度

之辰奉祝以言曰春來兮震宮人居兮巽谷醺梅兮染櫝徵香兮遣馥有一般樂事且覓梛尋桃方池數畝小艇中流坐繞十竿之竹綠陰芳草之間白石清漣之曲風夏日兮北窗卧羲黃兮忘足楓落兮秋冬波紋兮緲綠王鮪之大如人薦以青松黃菊賓朋數輩杯觴相屬寧知吾兄之所樂者同而所以樂者獨乎

賀默齋壽言

惟公函德之厚宅福於平家如萬石里門下内史之車

側有三陳賔客避秦公之座年七十矣而躬寒士之勤比壯夫之健蓋勤儉天性約樂不貳其操誠祿壽之器也奉祝以言曰有器之鄙文以風流爲王戎之執牙籌有器之遠寄跡於財三積三散爲陶朱之五湖遊公無風流蕭散之趣而亦不邇於禍害無興吳霸越之略而亦不拙於身謀其可謂勤儉自足不忮不求俾躬處休福祿優優者乎

外家于南區兄壽言

惟公名通朝籍子薦鄉書弟柱史而冠蓋雙雙祖中丞而門楣奕奕緒風來煦愛景回長祝南山之壽爰集賓朋同北海之尊莫如兄弟嗟我最㓜有鬢已皤自壬申而至丙子為中表者五人次一歲而慶生辰願更巡者無算愛而不足申之以言曰昔陶隱居嘗有言句曲之山華陽之天接乎金壇輿區良田棲遲乎賢哲窟宅乎靈僊孰為能契玄之玄中丞先生得心傳子孫赫奕富貴𤎌聯惟德斯享祝爾永年

王大夫生辰辭為縣僚作

峨眉天下奇嘉江人物數三蘇擅宋四諫名今以公其材與四而五㔟閣通秦播聲名於鳳闕錦江過楚流德澤於金壇百廢頼之而興一言蔽之曰簡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君子能為邦家之基則壽無期矣民頌之古有之今縣僚乞言以稱爵於其長其辭曰㔟閣　中開流兩川兮舒靈發秀孕材賢兮顯允王侯發妙年兮文章二蘇道則先兮操刀試劇政

平平兮四野安樂有誦絃兮琴堂晝寂舞鶴蹮兮宣室召問夜席前兮趾美四諫光遺編兮玉壘崔巍鎮不遷兮祝公之壽如斯縣兮嗚呼董相有言為政而宜於民固當受祿於天兮

江之水二章送郡侯王一菴年兄有引

堯日常中徧照萬方萬姓舜門四闢咸賓八凱八元加意親民之官精求風紀之任式聞新命允愜輿情恭惟一菴年兄先生襟懷度世政事宜人跡所至而有聲材

無施而不可惟此江山之郡是為吳會之門舟車水
陸當南北衝錢穀甲兵名天下劇以公年資宜吏事
所宜久屈為民暫借乃廟論特以相推甦罝郵之困
而舟夫之繕募一屬於官制繇役之均而差雇之重
輕各賦其力頌召伯之甘棠已聞滿道借寇公於河
内未及一年上屢聖主之知爰有憲司之擢關中
古稱天府按察今謂外臺揚清激濁總一路之綱維
浮渭據涇翹八州之雄望顧睹維新之績益為吾

道之光詩以送公其辭曰江之水兮洋洋公之恩兮以長茲土雖褊兮如古桐鄉本有田里兮末有工商人肆其力兮時和歲穰吁公之恩兮以長江之水兮溶溶欲留公兮無從公俾我民兮不敢終訟巨室由禮兮鄉閭睦雝户誦詩書兮家聞鼓鐘吁欲留公兮無從

雲山相望辭為邑中父老送王大夫有引

人物嘉陵山川西蜀岷峨巫峽之奇甲於天下扶輿清

淑之氣鍾爲英賢允惟王侯可繼前哲憶昨下車之日適逢更化之初爲政如子産鄭人褚其衣冠興學若文翁蜀士比於齊魯儉素下同寒士拊摩加意小民謂京口一郡不當吳下之大州而水馬二郵常困供輸之旁午破中户十家之産遇權豪併日之臨非官持贏縮之平則民無蘇息之望肯排羣議力請施行顧堅守於百年稱斯舉者萬口夏澤應時已卜豊年之兆秋官晉秩適當考績之期尋上國之舊游即金陵之佳地啓處時

聞猶欣孔邇雲山相望此意何窮其辭曰建業東出兮青龍回翔駊騀層疊兮至於華陽三峰崒嵂兮僊靈窟藏東原膴膴兮金壇是疆土埴民勤兮生彼稻粱名都勝地兮逶迤相望金風淅淅兮露為霜送軒旌兮越河梁藹有華兮桂有芳言思公兮不能忘

朝宗辭送郡侯冲宇曹公入覲有引

洪惟聖明十有一朝紀元十有三載當太平熙洽之運值天下會同之期塗山執玉盡萬國以皆來窮髮貢琛

久四陲之無事惟此江山之郡是為吳會之門股肱京
畿控引淮楚自昔襟喉之要地於今名碩所回翔恭惟
冲宇公祖醇德難名大材不器忠孝自天性而培益窮
聖奥文章由道心而達蚤擢賢科綴承明侍從之班紬
天禄石渠之秘遂由麟閣繼掌蘭臺旦夕承弼非堯舜
之道不陳出入師虞有謀猷之嘉必告義氣貫乎金石
直聲動乎朝廷謂三尺法為九重持天下之平謂二千
石為一路寄羣生之命均之心膂之重任又何内外之

殊觀頒布詔條撫綏瘦瘵躬先儉約清如秋月氷壺政本中和公若權衡尺度不言而人已化不嚴而法自行昔中國相司馬則遼主為之戒邊而楊綰位台衡則元勲為之減樂以今觀昔何德不孚得諸道路之言翕然歸戴之衆以為下車未久受賜已多誠恐當宁見知徵書尋至獲覩周公之衮衣僅繞信宿欲借冠公於河内難再遭逢兹當羣后四朝行即單車上道天下治平宜吳公之第一闕廷宴賚知晝接之惟三樵不佞敬緣邦

人之意作朝宗辭取喻江漢見一時上下之志焉其辭曰井絡之躔上應岷山蟠踞華夷江出其間漢水從之會於荆揚朝宗於海如侯於王侯道惟何曰惟敬忠乃心王室如川必東王意惟何代天養民與我共此惟邦家君心誠求之豈憂不逮知無不為盡于小大念此江國江海之交洲沙不常山陸多磽不當三吳具區一曲豐凶相補然猶不足上有賢長民嬉於田始知仁政樂於豐年公車北邁送公江滸士女曰嗟公吾父母曷日

云歸來春之暮何以迎公式歌且舞

賀推府左公辭有引

治崇考績禮重尊親皋陶邁種德惟以明刑釋之無寃民亦能襄化皆百世祀遺後人休豈惟食報於當年兼必增光於自出恭惟海樓先生鍾海嶽之靈秀探洙泗之淵源文章禮樂奚止魯國之大臣諳練詳明已若漢廷之老吏答天子虛懷望治之意展平生學道愛人之心歷監邑務而弊絶風清屢攝郡符而政平訟理謂三

尺法為九重持天下之平謂二千石為百里寄羣生之命秉一德之明清於單辭獨照法文王之敬忌無擇言在身以吾郡當南北之衝念民力困輸將之擾克恤民艱而民供有節無忘賔旅而賔至如歸他若錢穀甲兵之盈虛農桑工賈之委曲凡關實政靡不周知忽已三年有成何但一方受福聲聞四達薦剡交騰奏績於天曹宜書上上之考召登於瑣闥行觀諤諤之風親闈宜得貤恩司封請如甲令綸言温厚玉軸煇煌發潛德之

幽光增顯親之達孝允愜輿情之稱願況吾郡之尤有

倍於輿情者乎辱邑侯徐公許公以言見屬敬成樂府

少佐賓筵辭曰瑞雲縹緲正晝堂清曉令公初慶中書

考綵衣歡未足黄誥承恩早孰不道僊翁王母人間少

錦里春長好對月傾清醥光又滿人難老東海南山壽

總爲封君禱願再錫便登八座加宫保右調千秋歲

送許邑侯内召詩有引

伏以四載鳴琴政比董劉張趙三臺虚席人推卓魯龔

黄驛書早下於冊霄瑞靄光騰於紫閣顧言夙駕祇就
嚴程恭惟少微父母先生淵源維嶽爰降神而生甫及
申錫羨自天有前哲以貽孫翼子人仰八荀之里道弘
二許之傳妙年而籍甚有聲歴試而裒然作首婺女星
臨五百里内賢人聚泰階符應五百年有王者興宜偕
計以登庸式揚庭而利見爰試理人之策先觀製錦之
才績谿借重勞尤多於度地均糧吾邑移賢政首著於
除姦革弊御吏則正已以格物待士則虚心而下人惟

人得輸其情故不假旁察而事無不知惟物各止其所
故不待先迎而應無不順氓庶戴如父母胥徒畏若神
明聞之者無識不識服其玉潔氷清見之者無賢不賢
愛其青天白日是以名實孚於上下薦剡交於公車考
最天曹馳封錦里因驗盡忠報國斯為大孝尊親心懸
北闕因入覲以入謝天恩歌引南山爰賜宴而賜醻賓
鈔既逢異數尋奉璽書還治所而延見吏民按故章而
布宣德意竹馬之郊迎甫已珍圭之徽守遄來銓司題

奏以近侍之缺員帝命允俞賁遠臣之妙選公其行矣誰能留之學僚林君奚君達君曁門下士數年承雨露之深培千里重門墻之遠别情莫能已相與徵言顧樵蕪陋之言已有陳於許公矣複則不嫌於瀆乎而義又不可辭也爰為古詩三章以送公其詩曰海門兮長風中流兮孤嶼送公兮金山留公兮不駐三山兮蒼蒼江水兮何長有懷兮公德兩地兮華陽江山兮不老祝公兮廊廟秉節兮重來謳歌兮載道

為大司寇麟泉王公題贈

樵來白下於大司寇麟泉王公僅一再見已而公三疏請告聖上溫旨暫許士大夫莫不有言以為別樵不佞謹因公教言之所嘗及者述所億一二非敢曰有獻于公固質疑之初心云耳

在昔聖人未嘗言養生然而順性命之理則養生在其中矣養德養身非二事也故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夫知事

天在於存心養性而不在於形氣之末則載營䰟抱一無離不足言矣知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為所以立命而君子之能事已畢則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不足言矣而老氏之說吾儒亦未嘗以為可廢故程子曰天命不可易然有可易者惟有德者能之如脩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此道也夫知脩德之至常人可至於聖賢則為國而祈天永命保身而身其康彊子孫昌熾是蓋一理也是三者王公已有其二尚

當為國再出助聖天子敬德諴民祈天永命如周召公
斯固今日士大夫之望云

為許司諫題贈

諫議旬南許公先世江寧謁告南歸便道問訪桑梓得
祖墓于八十年迷失之後既以自慶且徵諸鄉薦紳之
言以垂久遠辱及不佞不佞雖未識公面竊已知公公
師事海忠介公距其廬十舍而近平生忠孝大節其得
於忠介公者深矣嘉靖末年人習媕婀忠介公一旦直

言劘主開者謂無益必且獲罪繼而見公之無恙也則稍稍賢之矣後見公之大用也則謂以直言致而不知忠介公抗言之時死生置之度外且不知有身後名又豈知有望外福乎是其爲直也乃無所爲而爲之者也非徒感慨于一旦也其行于家行于鄉積之有素也吾慮夫有所爲而爲之者謂忠直事亦可借也請因忠介公而借論之以復於諫議公且以爲别

繆溪叔七十壽序

古者雖天子猶憲老而乞言況其下者乎所以貴於憲老而乞言者以老者更事之多德性已定動必不苟而其言有足以為人藥石也若有人聽信雖鄉人猶足以相引掖而為善況其家之子弟乎若不聽信雖子弟且無如之何又何望于鄉人乎世俗自五十六十以至七十八十九十皆有慶壽愈高則慶愈隆夫其尊老之禮如此而豈徒哉其所以尊之者必有在也憲而乞言者其實也稱觴舉賀者其文也孝子慈孫有其實而文從

之者上也因其文而思勉其實者次也昔其與纓溪叔同慶六十忽忽十年又皆七十矣幸尚皆康健宗族有欲稱慶者其辭以止照族中常禮來者醵金以見意主者一飯以成禮會聚之間豈無義理足以相啓發真誠足以相感動者乎自今以往有言必聽有倡必從斯則吾族所以相敦於敬老之實也因叔雅不欲當此舉故先道所以不可缺之義乃若祝千壽則别有詞云

吾生在九月黄菊猶舒英叔生當歳寒松栢正青青晚

景俱强健澹然忘世營布袍與糲飯悠然樂此生無事惟把卷夜臥有餘清叔能與我同願祝同千齡坐閱兒孫輩學業俱有成永為王氏訓百世存儀刑不羡仙人喬緱嶺言吹笙

賀王玉沙郡侯考滿詩有引

漢崇守令吏治民以考功周重翰藩自康侯以入相考三年茂績為一方奏留驛書蚤上于丹霄錫命行頒于紫闕恭惟吾郡尊玉沙先生王公淵源伊洛占吾道之

已南誦法考亭識心傳之有的讀其書論其世體諸身驗諸心不須論朱陸之異同誰是識孔顔之面目行其所學宓子彈琴而單父治施于有政君陳令德而洛邑和幾年嶺外名齊五嶽之高一日專城國增九鼎之重惟此江山之郡是為吳會之門舟車水陸其地則衝錢穀甲兵其事則簡惟衝也人欲得其所求不可御之以簡惟簡也民素安于無事不可治之以煩誰能酌煩簡之中公已得寛嚴之節清心省事約已裕人甦直鄣之

困而舟夫之繕募一屬之官制徭役之均而差顧之重輕各貽其力興學若文翁蜀士比于齊魯為政如子產鄭人褚其衣冠信一人能易俗而移風使四境皆回心而向道奏最銓曹天下治平宜吳公之第一銘勲內史闕庭寵錫知晝接之惟三某等好賢竊比于緇衣作頌敬援于吉甫無能殫述系以小詩詩曰

建康為帝都京口為重鎮歲漕東南粟藉茲以北運大江流日夜風勢無常順運河多淺阻歲歲煩疏濬誰知

守臣艱誰解吾民慍廟堂有特簡王公守吾潤清靜民以寧公平民以信我作斯頌言為公垂永訓

賀黄綺石邑侯考滿詩有引

勞及三年政比武張劉董愛孚兩邑人推卓魯龔黄驛書蚤上于丹霄錫命行朌于紫闕欣逢盛事莫罄名言恭惟綺石父母先生萃漢江之秀鍾雲夢之竒知學以為已而仕乃為人故學務實修而仕行實政初筮賴上撫綏疲瘵不辭摩頂放踵之勞繼攺金沙振舉條章

弗作茹柔吐剛之態介能容物清不近名出納付權衡
度量人自稱平訟爭原法意人情下咸歸德以前政則
麻城二劉祖孫俎豆一堂公堪繼美以鄉彥則應城三
陳官學後先名世公可齊名兩臺為地方奏留銓部以
賢能久任行有公車之召用攄補衮之忠某等好賢竊
比于緇衣作頌敬援于吉甫無能殫述系以小詩詩曰
江漢異源成大川兮雲夢異澤成大觀兮吞吐日月孕
材賢兮山川靈秀匪虛言兮顯允黄侯錫自天兮清平

正直守獨堅兮四野安樂有誦絃兮琴堂晝寂舞鶴蹮兮宣室召對夜席前兮趾美三諫光遺編兮嗚呼董相有言為政而宜于民人固當受祿于天兮

從子壽言

國家養士于學校而設科以取之又恐科目不足以盡人特詔所司擇其學行有成者時進于大廷其擢用與制舉士等此祖宗之初意可以百世守之者也自挨貢之例相沿而行者或過于寬自選貢之例申嚴而行者

或入于刻初意于是乎失矣萬歷辛巳吾邑當貢期吾從子墍於次為正不貢而貢其第三人墍實試居復學之首不復而願就冠帶之例墍食廪雖三十四年年止五十有四爾在他人復學自可以待後舉在墍則以國家不養無用之士既不堪充貢矣於義不可再受無功之養卒辭之墍於父母兄弟諸父之間盡心而善處忍事而濟事其處家也未明而興帥子弟與僮僕同勞苦不亟而事治所治必精其理財也曰貨惡其棄于地也

用得其所凡物皆有用也田圃之外無他營而用度常足恒以節妄費而得之其應門户也輸稅獨蚤追呼不及其門事先自治公庭絕無其跡嘗曰士豈待官府而治者哉其行已立身積之有素如此蓋雖不獲一試而孝可移于君理可移于官可信不疑也歲在丁酉九月初一日為其七十初度之辰吾義同疏廣無金置酒召親朋以相樂惟暮年無日不相見所談惟經史微言身心世務之切要蓋無言不相契也樂有踰于此者乎故

書以示諸子姪令以代壽觴且永為吾家典故云

賀于見素榮秩蘭臺序

御史古官其有大夫有中丞則自秦漢始也御史大夫有兩丞其一在殿中蘭臺典圖籍秘書故曰中丞而後漢御史臺亦謂之蘭臺寺糾彈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比焉御史之外有專理臺中雜務者歷代設置不等至我朝始置一司居諸道之上自御史差序以至章奏文移出納庫獄諸事無不掌焉史稱唐自林懐信張

弘濟領簿之後遂為美職然奚獨唐哉蓋在昭代更為

右選不輕授人者也吾邑入臺始玉雪虞公由中丞擢

大理稱為名卿繼則吾舅素齋公由中丞以次加秩大

夫稱異數焉二百年來兩人而已見素乃吾舅家孫萬

歷丙子舉順天鄉進士繩其祖武不惟見素雅自負吾

黨亦以是望之乃見素則曰吾式承祖烈有可勉者在

我有不可必者在天我亦勉其在我者而已他何知焉

十餘年間視其弟若子若羣從皆次第貴顯矣而儒冠

自若不就選人既高之不就封人益偉其度今年三月始即家拜受臺司之命吾新謝事留臺頗知臺事又習知吾外家故事則為之言曰五代豸冕一家盛事一邑美譚寧不足為光繼前烈哉矧相繼又有人焉見素方盛于春秋將來錫典加進當有未艾者賀由是始吾奚容于無言也

壽思筠光禄君七十序

吾邑蔡氏自緩翁以布衣教里中為賢大夫松石劉公

所禮待今其往還書尺具在至其子健翁其孫筠亭公始大以儒顯健翁與予先君子爲莫逆交筠亭公又與予兄潔菴公爲莫逆交其交也以道義忘形始終無間葢人歷三世而代閲四朝矣先君在金陵時有懷故園詩録寄健翁云一沓風雨送新秋想見園林事事幽紫翠繞庭牽虎耳珠璣堆案剥雞頭碧池露折蓮房滿香徑風梳柳帶柔爲報主人多貯酒歸時須判約頻遊誦此詩可以想見當時相與之意真率儉朴可與司馬公

洛中之會同風矣予少時猶及識健翁及筠亭公至于思筠則相處至于白首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壽固其首乃若健翁筠亭公經明行脩未沾一第天其能無意于善人之後乎後發者其必有人焉思筠晚而益健且生多男固天錫難老之徵也當身親見之用書以俟因以為祝

壽清源張先生六十序

予年十四先君子始教以舉子業衙舍中止有集註及

虛齊批選程文晝夜誦讀守其尺寸惟謹幸而天啓其衷先君覽其文以為可教歸而試有司誤置高等及至癸卯不第始知其末也取經書而熟讀之讀而成誦則思思而有得則書之于牘日積月累以是經書之義始了然于胸中而下筆之難今覺其易矣丙午丁未遂連捷益取故書而玩繹之至今五十年餘不敢一日廢也思以教其子孫復得清源張先生師範教法甚與予合予之子孫受其益者蓋有過于予之耳提而面命也其

內行修謹人不間于其父母昆弟之言今年壽登六十從子塈等謂宜有言以壽之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予之讀書甚苦工夫甚費竊謂知我者清源及從子而已敬援同心之義書以為贈清源其以為何如

壽姜鳳阿八袠序

昔年壽公七十有家世則朱陳友誼則元晦同甫之言始生之禮每旬而一舉之約承公有取其言曁椎七十公贈之言今年公壽八十予以踰七之年猶蒙聖恩再

起待罪留卿諸老問公予以公起居對則無不以公之耆德福禄未艾為善類慶者則予之再有言以壽公奚可已也請因諸老之意而申之夫諸老之所以為善類慶者誠以其所關者大也書曰天壽平格是耆德之所繫非止一身乃國之元氣存焉又人而曰平格則惟有至平之德通格于天者為天之所壽壽乃壽國而非為一人也成康之際正周盛時而周公挽留召公已惓惓於此諄諄不厭蓋其遭歷多故之後其所感者深矣生

平之言惟與公可盡亦自矢與公久要可以不忘公之眉壽無疆無侯于祝乃若予之所以上為天下祝而下以致吾私者則有三焉昔嘉靖中與公同在朝同朝同鄉有人焉惟公見許為同志朝夕以道義相切劘暨公外轉予又適與公同予懷公之詩有相期到處同之句公再起登用未嘗忘予對相知者稱予不置予亦極知此非公之私予乃公之謬有見取於予者為天下培植善類之心也而天與之緣亦種種符合辱公以賢孫女

睍室吾家孫枏錕以賢孝匡益吾家錫類非淺曾孫男彥湞酷似外家端儀矩步子之獲徼福於公豈尋常可語亦未易以語人也兹循始生之禮每旬一舉之約述士大夫同祝之意在朝則美政在野則美俗其繫國家之元氣當與商阿衡周召康公之膺天壽同自八旬九旬至百旬之外當又有壽公者

方麓集卷五